

NUMERICAL MODELS



命运の模型
数奇にして模型
【日】森博嗣
胡锦涛·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命运的模式（下）

（日）森博嗣 著

胡锦涛超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1	序章
13	第一章 梦幻星期六
71	第二章 疯狂星期日
153	第三章 忧郁星期一
221	第四章 多变星期二
293	第五章 朦胧星期三
367	第六章 悬疑星期四
443	第七章 滑腻星期五
471	终章

第四章 多变星期二

星期二的下午是例行研讨会。犀川研究室的成员全体集合在一起，简单地汇报各自研究的进展状况。西之园萌绘因为昨晚和她表哥大御坊安朋聊到很晚，因此现在有些，不，是非常的睡眠不足，不过她还是准备了三张幻灯片，就自己的毕业研究课题的构想进行说明。在暗淡的研讨室中，她站在荧幕前，作了十分钟左右的报告。之后，大家进行了简单的自由讨论。最后由国枝桃子说明联络事项后便散会了。

犀川在研讨会中一直不发一言，似乎是心情不太好。因为这个原因，研讨会只用了两个小时便结束了，这时才三点而已。

最后进行演说的萌绘正在收拾放映机时，国枝桃子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“西之园同学，”她单手向上推了推眼镜，小声说道，“你和犀川老师……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萌绘回头看向国枝，因为一时间没理解国枝的意思，萌绘一脸疑惑

没有回答。犀川已经离开了研讨室，其他的研究生和大学生也正从门口往外走。

“没……”萌绘回答。

“他心情很不好啊。”国枝在萌绘耳边说着悄悄话，“那个样子……给人感觉他派不上用场啊。”

能比国枝桃子看起来心情更不好的人可谓极为稀少吧。而且，她居然能谈起关于别人心情的事情，这本身就是奇迹了。这太不像国枝的风格，因此萌绘稍有些惊讶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房间里就只剩下她们两个人。

“国枝老师，您知道上星期六发生的杀人案吗？”

“那古野市公会堂的那件？”国枝卷起荧幕。

“包括那件，还有在M工业大学发生的，”萌绘一边擦白板^①一边说，“一名化学专业的女学生被杀害了。”

“这个我倒不知道。”国枝说到这儿便抱起了胳膊，“这个和犀川老师的心情不好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萌绘摇摇头，“应该没什么直接关系。那个……我和犀川老师偶然在公会堂的案发现场相遇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国枝点点头，“偶然吗？”

“是偶然，真的。关于这两个案件，犀川老师也一定在进行思考吧？”

“怎么会？”国枝嘴角上扬，“是西之园同学你在思考些什么吧？犀川老师是不会关心那种事的。”

“但是，老师他说过这案件很不可思议。”萌绘这样说道。她没听

① 白板：是一种能够以专用的白板笔反复书写并可擦拭的塑胶制白色平面，常用于课堂教学、会议讨论与个人记事等用途。

到犀川这样说过，而是以他的言行举止为依据作出这样的推断。不知为何，萌绘最近常能凭直觉猜到犀川的想法。

国枝没有说话。

“这个案件确实很不可思议。有很多不能理解的疑点，既有物理上的，也有心理上的……”萌绘正打算接着说。

“别说了。”国枝桃子挥了挥手，“这是浪费时间，我并不想听。”

萌绘耸了耸肩。国枝抱着文件走出了房间，萌绘紧随其后也走了出去。

“国枝老师，”萌绘在楼梯处追上了国枝与她并行，“我能到老师的房间喝杯咖啡吗？”

“我想想……十分钟还是可以的。”国枝没看着萌绘回答道。

“好。”萌绘高兴地不禁提高声音。

国枝的房间位于四层，两人走进房间之后，萌绘便立即用咖啡机开始煮咖啡。国枝面对着橱窗，好像在读邮件。

萌绘沉默了一段时间。

“你是要说研究的话题呢？还是个人的话题呢？”国枝看着这边问道。萌绘正想着怎么开口，国枝这句话使她轻松了不少。

“不是关于研究的话题。”萌绘一边从橱柜中取出杯子，一边说道。这个房间里没有她的专用杯。

“那么，我不想深入谈。”国枝冷淡地说，“去找犀川老师说如何？”

国枝桃子的语气和气质都和简见纪世都很类似，这是萌绘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。昨晚与简见纪世都在一起时之所以会有些许亲切感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。

萌绘一直在等咖啡煮好，安静地盯着咖啡壶。

国枝也一言不发，她再次面向陈列橱，不断地按着键盘。就算是很

短的时间，国枝也不愿意浪费。

“请问……”萌绘一边将咖啡倒入杯中，一边打开话匣，“异常的人和正常的人，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
国枝转向这边，从萌绘手中接过杯子。她的表情仍是毫无变化。

“这种烦恼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像你的风格啊。”国枝说道。

“在昨天晚上，我见到个有些奇怪的人。”萌绘开始说明，“那个人在我面前洗澡，裸着身子走来走去，最后，还在房间里发射了二十只PET瓶。我以为他在笑，他却在哭……”

“那是单独一个人吗？”

“哎？”面对国枝的问题，萌绘稍显惊讶，“啊，是的，当然是一个人。”

“男的吗？”国枝将杯子拿到嘴边问。

“是的。他是公会堂被害者的哥哥。”

“那么，这就是妹妹死后两天发生的事吧。”国枝点点头。

“国枝老师您怎么认为呢？”

“倒是也存在这样的人。”

“只是这样吗？”

“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想？认为这种人不存在吗？”

“我想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做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想明白呢？”

萌绘稍微想了想说：“有不能理解的事情存在，总让我感觉静不下心，我觉得是因为有这种不安，所以想去了解。”

“你想理解所有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吗？”

“不。但是，至少想理解自己身边的事情。”

“嗯。”国枝点点头，“也就是说，这份不安，才是产生异常与正常的源头。”

“给事物贴上标签，以此认定自己已经理解，或者是表明打算去理解。正常与异常也只不过是纯粹的标签而已吗？”

“我说啊，这种话还是去问犀川老师吧。”国枝扬起嘴角，“这种话题就算再讨论十五分钟，大概也不会得到任何结果。”

“并不是什么都得不到。”

“那么，讨论这话题的目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想和国枝老师你说话。”萌绘做出认真的表情。

“这构不成理由。”国枝稍稍眯起眼睛，“只是把答案推向下一个问题，以函数来说形成循环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真是的……给你讲道理本身就行不通啊。”

叹了口气之后，国枝端起咖啡啜饮。不过，她的视线还是直直地向萌绘这边盯过来。

“首先我要声明，我对民俗学和生物学之类并不感兴趣。而且我要说的也并非我的信念或思想。请你一定不要误会，明白了吗？西之园同学，对于自然界所能观察到的原本的发散性，也就是‘个体偏差’，你认可其存在吗？”

“我认可。”

“而人类想对此进行分类。为什么？其动机是使其单纯化、符号化也就是像数据化一样，如同影响人类思考方向的重力作用一般，与水往低处流是同样的道理，对此我们暂且不作探讨。我想这大概就是追求符合社会常识的一种防卫本能吧……为了将更多的个体归类同一印象，找出其中可以共有的认识，将其快速地符号化，使其单纯化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‘分析’吧？这些都能理解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能明白。”

“如此一来，人类的分析欲自然也会扩展到人类自身。最初是对身

体或头部之类的，有形的肉体首先成为被分析的对象，之后不久，便又开始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分类；再接下来，感情也被分为不同的类别，按照观察的结果分类并给予不同的命名。比如，笑容代表快乐，发怒代表憎恨，哭泣代表悲伤。然而，远在人类对此进行分类之前，人们就已经拥有了哭泣与笑容，但这点却逐渐被忘却了。鸟类也好哺乳类也好，植物也好动物也好，在被进行生物学上的分类之前，就早已无拘无束地存在于世界上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啊……真讨厌，我居然在说这么低等级的话题，像笨蛋一样，真是好笑。”

“拜托了，老师。”萌绘端正坐姿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啊。”国枝稍咂咂舌，“因此，感情和思考都被分类，取其大多数共同的平均印象进行命名，而对于不属于‘大多数’范畴内的、分类时所漏掉的事物，就全部贴上‘例外’的标签。”

“这标签就是指异常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的。例外只是例外而已。问题在于，思考和感情都是由人类的潜意识所控制的，具有特异性。”

“对什么而言可以被算做特异呢？”

“听好了。”国枝稍推了推眼镜，“比如从鸟类和哺乳类的分类中漏掉的鸭嘴兽，再比如处于植物与动物分界点上的眼虫^①，它们根本不知道人类所想出来的分类，所以它们完全不受这种影响。鸭嘴兽并不会因为自己处于不伦不类的位置而感觉不好，也就不会去想变得更像鸟类吧？不过，我们身为人类知道自己所创造的分类系统。这分类系统就是形成人类文化和社会产生的背景，欢笑、愤怒、哭泣等模式，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被灌输到观念中，使生命原本的复杂，随着成长而必然向可

① 眼虫：是一种生活在淡水中的单细胞生物，兼有动物和植物的特性。喜爱生活在有机质丰富的池沟、湖泊、池塘和溪流中。

控制的单纯化发展。婴儿时期明明拥有着笑与哭之间、快乐与痛苦之间的情感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些情感都被分离并个别化。能明白吗？人越是成长，就越是趋于单纯。”

“嗯……是啊。”萌绘缓缓地点头，“嗯，我明白。”

“为使集团社会合理存续下去而产生的规则，也对个人情感产生干涉，某些时候还是积极地介入。没有哪个社会鼓励相互残杀和自杀吧？将社会作为一个生命体来考虑的话，个人丧失生命就等于身体一部分受伤一样，总体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就会下降。所以，人类便筑起防止这类行为的规则，为这类行为而营造悲伤的情感，以单纯化来强化规则，投影出谁都明白的更为单纯的概念。结果，对这种反社会行为的喜欢、思考以及表述都受到了抑制，而这种单纯的抑制规则受到了人们狂热的支持，并不断升级。这样一来，就算个人等级的抑制和社会的抑制有所不同，正常与异常的区别还是只能被模棱两可地定义。”

“这我能理解。”

“原本，在认识‘个人’与‘社会’这些单位的过程中，就能发现很大的相似性。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规定出个人与社会之间明确界线的规定，一切都只是人类将其粗略近似地进行单纯化。”

一样的——萌绘心里这样想到。在简见纪世都工作室时向她袭来的不安，与刚才国枝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
“请问……当代社会仍然在以单纯化为目标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国枝摇摇头，“调查这种事情，就算最后我能理解清楚，也没有什么意义。”

“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对吧？”

“与重力的存在是一样的。”

“为了防止杀人案件而限制国民持有手枪的日本法律，比起美国的法律更为单纯化吧。”

“对。反过来说，从不能阻止对实际物品的剥夺这层意义上来看，日本的法律并没有保护好个人的尊严，其人性度的评价也就较低。”

“不可以切砍尸体，这个规则怎么样呢？”

“话题跳跃到别的地方了。”

“与分裂国家的行为一样吗？如果网络被切断、连接被破坏的话，社会也会死亡，这两者是一样的吧。”

“这得看你谈论的是什么层级的话题。”

“为什么……死人也算是人呢？”

“哦，冷静一点儿，西之园同学。这个本来是卫生方面的问题吧。嗯，不过确实也是单纯化。比如，人不可以吃人肉，也是一样的道理吧。如果要问为什么，最终就会落到卫生的问题上。除此之外也没什么特别理由。”

“不是道德上的问题吗？”

“道德不正是最为单纯化的概念吗？也就是为了教育小孩以及头脑差的大人而建立的符号吧。将世上的事物全都分成正确与错误的两类，这样比较容易写成教科书，而且就算是愚笨的教育者也可以进行教学。”

“嗯。”萌绘单手贴在嘴前思考着。

“不要误会，刚才说的是极端论点。像这样干脆的说法本身也是一种单纯化，这样的分析再继续下去也没有意义，不会得出任何结论。”

“嗯……确实……是如此。”

“好啦，不作这种无意义的讨论了。喝完咖啡之后就出去吧。”

“抱歉。”萌绘拿起咖啡，脑中仍在混乱着。

“为什么今天想要问我这种问题？”国枝问道。

“哎？”

“是因为犀川老师看起来心情不好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因为这个。”萌绘摇头，“我想听听各种人的看法。今天我也向牧野、金子以及滨中学长都问了同样的问题，就是‘正常与异常的区别是什么？’”

“大家是怎么回答的呢？”

“大家说问这种问题的我就是异常。”

“的确。”

“我也打算向犀川老师问这个问题。”萌绘耸耸肩，“不过，他看起来很忙……”

“我也很忙的。”

“国枝老师你和丈夫会谈论这种话题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我很异常吗？”

“如果你不问这个问题，就算是异常了吧。”

萌绘对国枝的回答很满意，稍稍露出微笑。国枝将视线转向窗外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萌绘一直注视着国枝的侧脸。

“在公会堂被杀死的那个女孩，头部被砍断了是吧？报纸上是这么写的。”国枝开口问道，视线继续看着窗外。

“是的。我亲眼看到的。”萌绘点头，表情自然变得僵硬起来，“当时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不过后来越想越可怕。”

“应该会这样吧。”国枝点头，“我觉得这比较正常。”

“犀川老师一定对那具无头尸体的事情，进行了一些考虑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认为？”

“感觉而已。”萌绘虽然这么说，但心里十分笃定。

萌绘走出国枝的房间，敲响了隔壁犀川房间的门。这时的犀川正在打电话。

“啊，稍等一下……”他看到从门后探头出来的萌绘，单手捂住话筒然后说，“西之园同学，你一会儿再过来吧。我还要忙一阵子。”

“好的，抱歉。请问，我什么时候再过来合适？”

“我想想，六点多我应该有空。”

听到犀川这么说，萌绘便将门关上了。她看了看手表，现在才三点二十分。老师他接下来的两小时四十分钟要一直打电话吗？想到这里，萌绘稍微有些生气。

进入对面的房间，一直走到窗边自己的课桌。房间里金子勇二和牧野洋子都坐在各自的座位上盯着显示器。

“刚才去做什么了？和犀川老师聊天吗？”牧野洋子问道。

“不是的。是和国枝老师。”萌绘回答。

洋子和萌绘的课桌虽是正对在一起的，但由于中间摆着两个显示器，因此看不到互相的脸。

“一脸有疑问的表情啊，大小姐。”坐在侧面座位上的金子说道，“还是今早的……那个问题吗？‘异常的人是什么’的那个？”

“是啊。”萌绘点点头。

金子吹出一声口哨，“真的啊！又在烦恼那种事情啊？真是的，真有闲心。”

“不可以吗？”因为有些生气，萌绘朝金子瞪了一眼。

“你生什么气啊。”金子笑道。

“萌绘，难道说，又是杀人事件吗？”看不到身影的洋子说道，

“啊，是那个吧，上星期六发生的……”

“上星期六发生了什么吗？”金子插嘴问道。

“你没看报纸吗？”洋子站起身来，“公会堂的无头杀人案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金子嗤笑了一声，“无头？无头是指头真的被砍掉了吗？”

“是啊。脖子以上什么都没有，整个头部都被拿走了。”萌绘回答。

洋子越过显示器看着萌绘的脸庞，“哦，这样啊。果然……我就知道会是这样，真是的，我正想着你今天有些奇怪呢。”

“不可以吗？”

“不可以啊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萌绘，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啦。”洋子向萌绘靠近过来，“真是的，你的这个兴趣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。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，你本来会更……”

“更怎么样？”萌绘坐着抬头看向洋子。

“更……那个……正常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啊啊，你这种说话方式真不够朋友！”洋子将脸贴近过来，“我明白啦。洋子小姐我会好好倾听的，你就和我说吧。我来做你的谈话对象，总是一个人独自烦恼、愁眉苦脸怎么行呢！”

“我才没愁眉苦脸呢。”萌绘看向金子说，“对吧？”

“嗯，要非得说的话，应该说正乐在其中吧。”金子边笑边说，“大小姐你烦恼和关注的与其说是在关注案情，不如说是在担心别人怎么看待你的这个特殊兴趣。”

“不是的！”萌绘站起身来。

“我觉得我没说错。你再好好想想吧。”金子歪着嘴角说道，看到萌绘正瞪着他，他便将视线转向别处。

然而，萌绘心里发觉到也许正如金子所说的一样，便又坐了下来。

“跟我说吧，我什么都会听你说的。”洋子说道。

萌绘先看了看表，然后向她这两个同学说明案件经过。本来感觉很复杂的案件，用语言说出来……不，转变成语言的部分却意外的单纯。在金子刚抽完一支烟的工夫，萌绘将自己所整理的信息大略地表述了一遍。

“那么，昨晚呢？”金子边在烟灰缸中熄灭香烟边问，“昨天晚上发生了些什么？”

萌绘没有提及昨天傍晚在咖啡店与近藤警官见面，以及与爱知县警的鹈饲警官聊天这两件事。而叙述了在鹤舞大学医院与寺林高司的见面，以及之后在简见纪世都工作室的遭遇。

“你还真敢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啊，大小姐。”金子嘟囔道，“那家伙是什么人呢？艺术家吗？”

“事后我才知道，当时一直都有警车跟踪着。所以，其实并不危险。”萌绘一脸轻松地说。

“但是，那个叫寺林的有可能是杀人犯吧？”牧野洋子说道，她走到萌绘身边，坐在窗边的桌上。“换成我的话绝对不会一个人去的。”

“你们觉得将人的头部砍掉会有什么意义呢？”萌绘试着向两个人问道。

“别说了，能不能别问我这种问题？”

“洋子，你刚才不是说什么我都听我说吗？”萌绘撅起嘴。

“比起这个，萌绘，你是怎么潜入医院的呢？”

“应该是化装成护士吧？”金子说道。

萌绘惊讶地转向他，金子正面无表情地对着显示屏。为什么金子会知道呢？还是说只是单纯偶然的玩笑话呢？

“一般来说，将死者的头砍下应该只是为了掩盖被害者的身份？”洋子说道，“推理小说以及电视上的悬疑剧之类的一般都是这样。”

“警方已经确定了死者是简见明日香。”萌绘进行说明。目前警方